林下筆記

三十三册
卷之十四
文獻指掌 四

林下筆記卷之十四

文獻指掌編目錄 四

林下筆記卷之十四

文獻指掌編目録 四

永禧殿

慶基殿

濬源殿

璿源殿

長寧殿

萬寧殿

泰寧殿

䰟殿

䰟殿開金

肇慶廟

中宗擇后

親迎冕服

駙馬單子

處女單子

擇妃嬪

儀賓不被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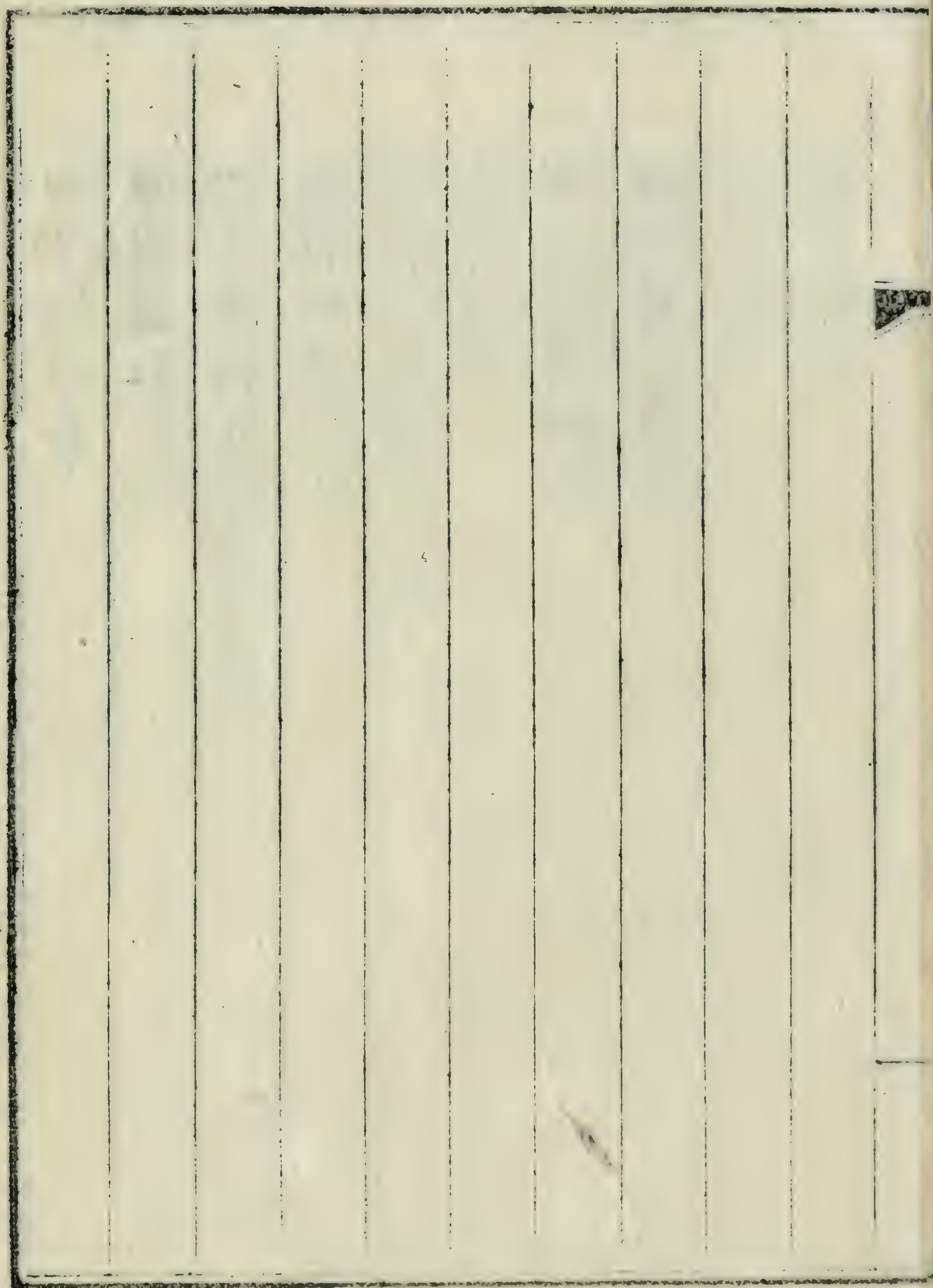
還收駙馬爵號

世子嬪朝見禮

清衍郡主吉禮

大妃

世子嬪冊命
尊崇母妃
講大學行義定國本卷
鳳林冊禮
王世子冊禮服色
肅宗冊禮
冊妃親傳誥命
延礽君封世弟



林下筆記卷之十四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文獻指掌編

宮闈令

相臣朴訔參贊許稠請太廟王后位宮闈令改以宦侍從之國初宮闈令以朝官爲之至是訔引文獻通考註謂朝士不可奉王后神主改定新制

文昭殿

世宗十五年建文昭殿正朝寒食端午秋夕冬至臘享每月朔望及四孟月上旬享之壬辰兵火後廢忌

辰祭亦行於文昭殿後移行于陵寢先是李珥以文
昭延恩兩殿日上三祭非禮屢啓
延恩殿
成宗七年别立延恩殿祀懿廟六俗節及朔望忌辰
四孟月上旬並享之壬辰後廢
灾異止親祭
宣祖三年上將親行夏享于宗廟大臣皆以灾異請
勿親享李珥曰親享宗廟禮所當然於謹灾之道有
何妨碍若減損儀仗躬詣宗廟則奉先謹灾兩得矣
改定國哀時祝式

中宗二十六年始命太廟樂章各撰一章改定國哀時宗廟祝文式舊例宗廟祝號當國哀則書以哀子國王某至是禮曹判書黃廷彧疏曰宗廟之祭鍾鼓鏗鏘列聖之靈洋洋在上而殿下自稱以哀則是以新喪事列聖也朝儀是之遂改稱以孝

供牲之弊

宣祖時李恒福劄曰典牲署所納生猪係是祭享固難容議丁酉之變殺戮之慘亦及於鷄狗至於猪口道內各官無一遺存一猪之納價至十五餘石民間此令擧邑傾財牽牛乞貿俾出童羖辦備無路若過

數年各官漸次畜養當有備納之路臣之愚意限數
年移定於東西北等道似爲宜當光海初又曰牲有
牛羊豕三品而三品之中惟牛爲貴故無故而不敢
殺牛者以此號爲一元大武者亦重之也無牛則不
得爲太牢均爲太牢而體薦與折俎其禮自別今敢
於五享之祭不成體薦而乃爲折俎以一牛分爲十
室之牲則五廟以上各薦頭與四脚以禮言之則四
脚之中猶有前後貴賤之別固爲未安然此則猶或
可諉六室以下則乃有以肩胎脅脊段段分裂不成
形樣安有廟享大祭若是苟簡乎愚意古昔特牲體

薦大禮雖難猝變當預講而略變之十室共享二牢惟以兩首八脚分爲十室則庶所見未至乖違

具獻官

具岳差廟社祭獻官一未嘗以疾辭出宿齋戒如家祭及祭必刋正祝文糾率非儀時有按舉人不敢抗下諸執事者之曰寧差十條官願不進具獻官

朔望祭復舊

仁祖三年李廷龜啓曰前年适變後祭享多所减定而宗廟只行四享祭朔望則廢之請自來月朔爲始朔望祇用酒果脯醢設行十五年遂復舊

牛疫代猪

仁祖十五年備邊司啓曰當此農牛盡斃之時一頭之牛足活十家之命各官釋奠犧牲令以猪羊代之恐爲得宜從之十六年牛疫熾盛兩司請以乾雉代脯雀鳴吉以爲春行羔豚夏行腒鱐秋行犢麛冬行鱻羽四時之物各有休相之氣以爲祭需實有其義兩雉合以用之甚的中且令該曹貿獐鹿作脯以用爲宜

黑牛

仁祖時禮曹啓濟州三邑及典牲署見存黑牛只餘

數頭實難繼用合有變通之崔鳴吉請以羊易之李弘冑請以黃牛代用

德宗祔廟

成宗七年祔德宗大王于太廟先是上初即位申叔舟請追崇懿敬世子鄭麟趾鄭昌孫等議宜尊爲王而稱皇伯考祝文稱孝侄封粹嬪爲王妃令月山大君奉祀如漢定陶恭王宋濮安懿皇故事於是上諡曰懿敬王廟號懿敬陵曰敬陵粹嬪曰仁粹王大妃奉安神主及影幀于懿敬廟甲午中朝賜諡曰懷簡乙未上詣廟焚黃上冊寶鄭孝終等輪對陳懿敬王

當祔宗廟鄭昌孫等議稱皇伯考則無祔廟之義稱
皇考則於睿宗既稱皇考不可疊稱梁誠之議宜陞
祔於睿宗之上金紐議小宗不可合大宗且睿宗先
爲君懷簡不可序於上既尊爲王不可以月山大君
奉祀莫如立廟遣官致祭或親祭之上因教曰懷簡
王爲世子時睿宗大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躋於上非
魯閔僖之比也遂命祔韓明澮以爲當從受命先後
李承召李克墩請從天倫次序遂遷恭靖于夾室而
陞祔焉

燕山二年將還奉文宗大王神主于宗廟翼室恭靖大王神主于永寧殿翼室成宗當陞祔愼承善魚世謙李克墩成俔申從濩安璟等議太宗神功聖德當享萬世雖親盡不可遷今成宗陞祔室數不足宜增搆一室但太宗常語世宗曰宗廟創搆太祖屢當親觀傳至四君不可改搆今難增室依聖教奉文宗神主安于宗廟翼室奉定宗神主于永寧翼室定宗享祀依四祖例只享春秋禘合時宜從之朴處綸等劄請增室以祔成宗且言文宗不當遷不從

顯德王后祔廟

中宗八年祔顯德王后于太廟文宗大王室英廟教曰噫於此叚將何錄焉同奉永寧殿祔顯陵於是光廟盛德彰輝萬世中廟光先之德永垂海東不覺欽歎光廟諭睿宗之教曰予當否汝當泰若局於吾跡而不知變通則非所以順吾志也嗚呼此教不肖何聞之晚聞此教昭陵復陵端陵復位此正前聖後聖其揆一者也呼寫于此涕幾沾衫旦昨日何日而校正乎此無乃洋洋陟降指導不肖而然歟

黜恭嬪神主

仁祖元年黜恭嬪神主于太廟恭嬪光海之私親也

光海即位欲移奉神主於孝敬殿大臣李恒福以爲宜移奉潛邸別命王子爲獻官四時及忌日致祭命官供祭物務極豊潔至庚戌議追崇恒福又獻議曰若遵藩妃之禮則太輕從漢唐之規則太重宜就本號本品別立殊稱加以徽號極其尊隆祭用時膳官供其需務令豊厚守塚守宮亦盛其制以示情得畢伸而禮不敢踰不從尊爲恭聖王后立奉慈殿祀之墓曰成陵三司爭執不聽乙卯奏聞天朝祔太廟至是黜廟降陵爲墓

元宗祔廟

仁祖十二年祔元宗于太廟又定成宗大王世室不
遷之禮先是反正初上迎定遠君夫人入闕依宣祖
朝德興大院君例尊定遠君爲大院君命禮官致祭
移奉連珠府夫人於梨峴宮號爲啓運宮供上物膳
一依王妃殿例丙寅啓運宮昇遐以大院君墓稱興
慶園夫人墓稱毓慶園庚午教曰若拘於橫議而不
斷則有忘父稱祖之失即命有司舉追崇禮節因廷
議不一至壬申始尊爲元宗別立廟方議謚吳允謙
議四代未遑之禮適舉於今日有所未安從之至是
始尊成宗爲世室

廟主改造

仁祖十四年冬移奉廟主自江都還京都後禮官奉審太廟神主于時敏堂則仁順王后神主見失而文定王后神主傷破又四位神主暫傷故請改二后神主傳曰六位皆新造從數日上親爲奉審曰觸傷油染之位仍爲奉安殊極未安並爲改造凡二十九位櫃制依李廷龜議虛其前面以便出納李景奭剳曰昔人有失火燒其廟主欲題新主於廟所問於李滉答曰死葬於野題主而既返魂者使神安於生存之處也神主火燒神䰟漂散即於前日安神之所設靈

位焚香題主使之更依於新主可也已遷之魂豈可
徃依於軆魄所在之處耶夫求神之道貴賤一也仁
順后之題主宜就諸宗廟陟降之所墓所體魄所托
猶曰不可况於一時權安之時敏堂乎於是命待列
聖神主移安後改題於宗廟

太廟修改

孝宗二年修改太廟未即告完列聖神位久於移安
之所上不敢寧處下坐殿廊以俟還安政院啓請還
御殿上答曰太廟神靈安然後寡躬亦得以安今廟
主露處安敢放心安居乎奉安後陞殿

仁明二位祧遷

顯宗二年祔孝宗大王于太廟還宮時命除儺禮歌謠結綵又停陳賀頒教及飮福禮先是禮曹議祧仁宗明宗二室於永寧殿宋時烈疏爭之以諸大臣議不一竟不行宋時烈疏曰宋之太廟合太祖太宗爲一世哲宗徽宗爲一世欽宗高宗爲一世朱子以爲非是請以兄弟各爲一世一如父子議狀可考今我仁廟明廟親雖兄弟義則父子也宣廟因明廟躋祔並陞仁廟於原廟今若遵宣廟當日之心雖其並遷而必須釐爲昭穆各專其尊則臣子尊奉之意雖已

居於前而其所以伸於後者長且久矣且夫太廟正
廟也永寧別廟也以穆祖之尊而居於別廟求之義
禮便非所安况兩廟咫尺感靈密通而太祖之享歲
至五次穆祖則以始祖之尊止於春秋其疎數之殺
如此其懸則恐亦非所以安太祖孝奉之心也今當
移奉穆祖於太廟第一室以爲始祖太祖太宗以下
世室之禮一如周家之舊而又於太廟造爲東西夾
室奉安翼祖以下祧主則名正理得義明事安矣

永寧殿式

世宗三年建永寧殿先是朴訔疏言太祖追崇四祖

建宗廟今當遷之祖當依宋制建別廟禮曹啓宋紹
熙四年詔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奉祧主僖順翼宣
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今我穆祖當祧遷乞依此
制別建祧廟於宗廟之西殿號永寧從之禮官會議
祧廟營建之地朴訔卞季良以爲四祖殿若建於太
室西則宗廟太祖以下皆子孫也卑者在側而四時
大享尊者不與於人情未安宜建與宗廟隔遠之地
時上王在豐壤聞之曰祖宗在天之靈豈以地之遠
近有聞不聞耶宜建於太室之西號曰永寧殿遂命
禮曹判書李之剛叅判河演叅議許晐李明德金益

精等與相地人李陽建高仲安尹敦智卜永寧殿基於宗廟西許稠啓宗廟五室甚狹祧室不必一依其制上王曰宗廟雖隘自太祖傳至四君事無欠闕何必改作祧廟之制亦依此造焉六月朱書前字於主櫝前以別前後十月永寧殿成太室坐北南向凡四間前有三階令宗廟署蕭嘗只享春秋大享奈品視宗廟卞季良疏曰周制孝王乃共王之弟也孝王祔而共王還于武世室則兄弟之相繼者爲父子而異昭穆者周禮然也大宋之制太祖太宗某宗某宗兄爲穆弟爲昭魏晉以來兄弟同一室同昭穆者有之

然非周制也太宗爲恭靖王之後則太宗乃恭靖之子也宜遷翼祖於永寧殿

永寧殿祝式

英宗三十二年教曰永寧殿祝式中或無孝曾孫三字祖妣二字初意則仁明兩祖以下祝式其宜釐正而不敢矣今日奉覽祝式乃覺當從釐正而睿宗室不稱侄則惟於仁宗室稱侄於禮不然今後則一體稱孝曾孫允合於禮各室既稱孝曾孫則於德宗室只稱國王於禮太不然矣一體稱孝曾孫德宗室與元宗室似無異同而於章廟則以稱廟追崇式曰

有閒云故予亦然矣更思之旣已追崇而入廟則與
元宗室豈有閒焉戚廟朝追崇即我仁廟之心也則
一嗣字只徧當室於心若何旣稱孝曾孫孝字中旣
有嗣意復何持難於嗣字仍命改定永寧殿祝式十
二室皆稱孝曾孫嗣王臣后位皆稱祖妣初睿宗朝
禮曹稟定宗廟祝文式皆稱孝曾孫嗣王臣某皇某
祖考獨於文宗不稱孝曾孫且去屬稱至明宗朝禮
官請改之肅宗十三年李彥綱言他室則皆稱孝曾
孫嗣王臣而於定宗文宗睿宗只稱嗣王臣至於德
宗室又稱國王臣於仁宗室稱孝曾姪孫皆改之爲

當英宗六年尹淳言宗廟各室祝文或稱孝曾孫嗣王臣或稱嗣王臣如仁宗室稱孝曾姪孫而獨於德宗室稱國王臣德宗乃國家直派先代而稱以國王臣全無係屬之義與郊壇之祝無異博詢處之趙文命以為德宗元宗俱是追崇之位而當初祝辭中於元廟則稱嗣王德廟則不稱嗣王而稱國王不無意義蓋元廟則仁廟以孫繼祖之故元廟自歸於稱侄其稱孝子嗣王固宜而德廟則成廟以侄繼叔稱考於睿宗則不可以貳考且無嗣承之實則不可以嗣統論故不稱嗣王而稱國王者似或以此而但重統

別嫡之義可於其時不必行於世代迭遷事體殊前之後既已躋之太廟列於祖宗禘祫之位而祝辭則用郊壇所用國王字實甚未安祭酒鄭齊斗以為德宗雖入祔太廟而於文昭殿不得與享故別立懿廟而享之今則遷矣其祝版曰懿廟親享稱孝姪國王臣諱敢昭告于皇伯考某王祖宗典禮本如此今日繼而遵行只宜改用稱姪孫稱伯祖數字而已其時稱孝姪國王臣諱成宗實上承睿宗矣德宗則本非承統故不得以私親稱嗣王變稱孝姪國王臣者禮實當然其稱皇伯考某王則亦以其與正統有間故

不稱其大王只稱諡號亦與正統有別也

永寧殿添建夾室

孝宗八年添建永寧殿殿之太室本四間後因祧主漸增添建東西夾室各二間至是又建東西夾室各二間先是孝宗祔廟仁宗遷于祧廟以永寧殿狹窄將添建大臣以為宜撤去翼室依太廟制通建次第奉安議者以為有二廟之嫌且建祧主藏於夾室之義既而因旱停役至是始添建夾室南九萬曰今議宗廟之禮者有三一曰合為都宮各為寢室太廟昭穆序以其位遠邇三代之制一正千古謬也二曰一

依朱夫子所定以穆祖爲太廟第一室而自翼祖以下藏於太廟之西夾室也三曰永寧殿則只奉四祖遷主而恭靖以下遷主則移奉於太廟西夾室也若以並奉正殿爲與宗廟之制無別有二宗廟之嫌乎云爾則考之周禮先公之祧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祧主穆藏於文王之室昭藏於武王之室而太廟之外更無別廟我朝則不然既立太廟又建永寧夫既不免於二宗廟之嫌矣今不能合太廟與永寧爲之一廟而乃以永寧之有夾室以爲別嫌明微之道不亦左乎且祧主之藏於夾室乃太廟之制也今永

寧殿旣云祧廟而又有夾室藏主之制若曰有慊誠恐在此而不在彼也若以並奉正殿爲不識祖宗本意如何而安有紛變乎云爾則我朝禮樂之作始於世宗而成於成宗是以國家禮制皆以五禮儀爲主五禮儀乃成宗朝所成之書也五禮儀圖本正殿夾室皆如今制其下文曰永寧殿奉安遷主而旣無四祖別廟之說又無他主藏於夾室之語然則永寧殿初非四祖之別廟乃是遷主之所奉安也恭請以下獨何可藏於夾室哉若以幷奉正殿爲考古無證而無以釋人之疑則永寧殿之爲奉安遷主自是五禮

儀之明文不必傍据他說以自漢以下宗廟之禮言之若漢若唐皆無別奉遷主之廟固無可論宋之四祖殿當禧祖旣祧之後別立一廟以奉四祖而已更無緬入之遷主其并奉與下藏亦無可指以爲例者唯皇明廟制正與我朝相似皇明之德懿熈仁乃太祖時追尊之四祖也及其後代以次迭遷而太廟寢殿之後別置祧廟以奉安之至於宣仁二宗遞遷之後亦入祧廟而四祖并列於正殿此非今日可據之制乎若我朝之永寧殿則在太廟之西而明之祧廟則在太廟寢後我朝神坐位次則以西爲上而明之

神座位次則以中為尊此其不同處若其不藏夾室
并奉一殿則誠為明白之證然則恭請以下之并奉
正殿雖不可以古禮為斷豈可曰全無依據若以當
恭請祧遷之初藏於夾室而厥後列聖之終莫能改
者為必有深意則遷主之始奉於永寧夾室者乃是
恭請神主而其時則燕山朝也若以初建永寧殿只
為四祖之別廟如宋四祖殿則遷主之別奉一廟古
無其制始見於宋之紹熙故世宗朝初建永寧之時
禮曹所以據此而為請也然其實本不相類宋之四
祖殿則建廟之初一時并奉四祖其後并無遷主祔

入今此永寧殿則始建雖在世宗時而遷主只有穆祖一位而已至文宗朝翼祖始遷矣至睿宗朝度祖始遷矣至成宗朝桓祖始遷矣既與四祖殿之一時并奉者有異若以禩祖爲始祖如商周之稷契也則當百世不遷而受享於太廟矣若以禩祖爲遷主如皇明之德祖也則當與恭靖以下一體并奉矣

神德王后祔廟

孝宗十年祔神德王后于太廟太祖大王室初葬皇華坊號貞陵奉影幀于仁安殿後太祖昇遐只以神懿配食太宗九年移貞陵于楊州宣祖十四年李珥

言神德太廟應配之位宜有尊崇之舉始命禮官先
定陵後據卞季良集所載貞陵移厝祝文國都東北
之語定爲廷臣初請陞祔太廟一如神懿例朝議不
一請建閣設貟一如諸陵又不果但依祧廟每年寒
食致祀而止至是宋時烈啓曰神德王后乃太祖王
妃也太祖追念甚切每聞貞陵磬子聲後進王食可
見聖情矣請祔廟封陵命建置丁字閣安香廳典祀
執事廳齋室令兵曹定守護軍一如祧陵例時烈繳
進權近興天寺記文劄請并舉廟享三司及儒生趙
相愚等相繼疏請李端夏疏曰神懿神德并爲嫡配

猶二女配舜神懿已薨神德正位受天子之策命為一國之母儀太祖恩禮太宗尊奉終始無間只緣當時義理不明議禮之臣乃以非義導上有隆殺之舉安知不太宗在天之靈抱無涯之恨也上許之又攷興天寺記秋八月戊戌之文令觀象推步逆筭以八月十三日定為忌辰方封陵設祭之日驟雨降于貞陵洞人異之行題主禮于康寧殿幄次奉安于捲簾堂上親詣宗廟告由祔廟時祔謁禮只行於太祖第一室設位於室前堂上

廟主位次改定

肅宗元年宗廟朔祭因大祝李萬封來告令禮曹堂
上與本署提調吳挺緯奉審各室則第一室神懿王
后位版誤在於神德王后之下第五室恭惠王后位
版誤在於貞顯王后之下第六室章敬王后位版誤
在於文定王后之下此必是宮闈令奉出還安之際
不謹詳審以致如此而旣不知事在何時則不可斷
以某人之罪也不卜日以翌日設行告由祭還安位
版神懿王后位版前後換面朔祭宮闈令論罪

王太后

肅宗五年有神懿元敬王后位版太字改題之議許

穆劄曰太祖太宗王后位版題主皆稱王太后未知其故也國初邦禮未備多襲麗故麗之故事亦或然耶抑太祖太宗功德卓冠百王特爲尊稱之號如此耶臣之淺見改之不可不但未安於神道而已也徽號追書事亦甚未安此非誤書追正之比臣以爲徽號旣成書之玉冊用之祝詞則追書固善於闕禮而位版奉安已久神道已安追書未安大於不追書未安又以去其太字及昭憲章敬兩王后位版加書徽號下詢金錫胄曰神懿王后元敬王后兩位版后字之上復有一太字誠爲未安而兩位版之安安於閟

寢今已三百年矣當昭憲王后禮陟之辰只以昭憲二字之謚題于主則雖當顯陵以子尊母之日既不得有所加書矣當章敬王后薨逝之初只以章敬二字之謚題于主則雖當明廟追上尊號之時亦不得有所加書矣位版之上縱未得追書而既已進冊獻寶以致其崇美之道則仍以其所上徽號書之祝版用之於祀享告祀之際其禮宜矣屢經兵燹寶冊之藏於太廟者皆已散失無存而今若又將書之祝版者而去之則此又大段不可反覆思之終不若勿為擦改舊題勿為減去舊號之為小安於敬謹之心也

世室

宣祖大王禮曹啓請孝宗大王宋時烈劄請仁祖大王金德遠劄請顯宗大王下詢大臣

端宗祔廟

肅宗二十四年祔端宗大王定順王后于太廟初端宗三年傳位于世祖尊上王爲恭懿温文太上王妃宋氏爲懿德王大妃世祖二年因成三問事封上王爲魯山君宋氏爲夫人魯山移居于江原道寧越郡西江清冷浦三年魯山薨于寧越郡中宗十一年領議政鄭光弼請爲魯山立後議不一而罷命審其墓

遣承旨祭之魯山夫人宋氏薨托祀於魯山之甥鄭
眉壽家宣祖十四年因江原監司鄭澈啓命修墓立
碣建祭屋俾祀魯山及夫人光海二年建祀墓側以
夫人宋氏配焉肅廟七年追封爲魯山大君後上親
臨題神主移奉明政殿大臣以爲將祔永寧則歷過
宗廟不可不祗謁乃具鹵簿儀衛謁于宗廟只啓三
室以上廟門翌日躋祔于永寧殿西翼室第三室位
次文宗大王之下上親行享祀埋舊主於莊陵思陵
舊祠位版亦埋於莊陵傍

端敬王后祔廟

英宗十五年祔端敬王后于太廟中宗大王室初中
宗卽位后具法駕入宮中受羣臣賀已而因愼守勤
事大臣勳臣再啓力請后遜位于河城尉鄭顯祖家
十年繼妃章敬王后尹氏昇遐朴祥朴淳金凈䟽請
復位遂寢明宗十二年后薨賜長生殿梓宮一等禮
葬之肅宗二十四年立祠宇延慶宮舊基依順懷昭
顯兩世子廟例內官守直太常備送祭需以復位事
下詢儒生金台南上䟽復申申奎之請命禮書舉復
位儀節移奉慶德宮改造主上親陪神位祔于太廟
御製太室記實文曰睿宗仁宗室將陞奉於右第五

室第六室明宗元宗室當陛奉於左第一室第二室
餘室當為四間茲命禮官及本署提舉圖形一本記
實添録於左作貼奉安於望廟樓温陵誌曰英宗已
未議復温陵俯詢李世弼平日論議仍進覽所著王
朝禮一書特加褒諭大禮克定聖教若曰所進冊子
可謂知遇於冥冥其心勤矣苦矣命之翰苑藏之秘
閣以為來世義理

四王稱號

嘗考四祖謚號各四字而今神版所題則曰穆王曰
翼王曰度王曰桓王而已妃位亦書謚號中一字曰

孝妃貞妃敬妃懿妃而已國初典禮簡質無華

永禧殿

殿在京都南薰陶坊本世祖朝懿淑公主第世中宗丙寅爲端敬王后遜位時宮光海庚戌爲恭嬪廟名曰奉慈殿初名南別宮奉安太祖世祖元宗肅宗御容正宗丙申並奉英宗御容初太祖影幀奉安于平壤永崇殿壬變移奉他所世祖影幀睿宗元年奉安于楊州奉先殿後移奉于江華府宣祖二十六年自江華移奉寧邉妙香山普賢寺別殿光海初年奉來而影幀留奉于開城水原府十一年始奉安于本殿

肅宗朝移摹奉安議告廟南九萬曰光海時有兩度
移安影幀而未嘗告廟且以仁祖朝丁丑年事言之
缺裂見失之時旣不告廟陳慰盖宗廟影幀惟均是
崇奉於祖宗而影幀比諸宗廟則猶涉燕私前例之
不相參錯恐不無意義二十五年教曰影幀納于黑
長櫃安于神轝此則平時儀衛也别造一長筒意難
時安于筒内隨便陪往實爲萬全二十九年命定眞
殿酌獻禮三年一次英宗二十二年命依園陵親祭
例不爲誓戒只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備三獻執事及
九節亦依園陵親祭儀二十四年添建二室移模璿

源殿肅宗影幀奉安于第四室

慶基殿

慶基殿在全羅道全州府南門內奉安太祖睟容太宗十年刱建祀享時日及儀節與永禧殿同壬亂祭奉吳希吉奉影幀祕藏奉安于井邑縣內藏山隱寂菴尋因朝令船移于牙山又移于江華府三十年又移奉于寧邊妙香山普賢寺別殿光海六年重建慶基殿遣承旨還奉太祖影幀于慶基殿仁祖十三年移奉影幀于茂朱赤裳山城後還安于本殿

濬源殿

殿在咸鏡道永興府黑石里即桓祖舊邸太祖誕降之基也奉安太祖睟容太祖五年刱建祀享儀節與永禧殿同宣祖倭亂本殿參奉鄭滄石薶埋地奉安三十三年還安仁祖十五年移奉于沙島亂平還安

璿源殿

殿在昌德宮奉安肅宗御容英宗二十四年移模本殿所奉御容二本一本奉于永禧殿一本櫝藏于本殿正宗丙申並奉英宗御容憲宗元年奉桓祖以下影幀三十三函于璿源殿成宗三年模寫昭憲王后世祖大王睿宗大王御真奉安申叔舟記其事名曰

永慕錄中宗三十四年恭請大王定安王后影幀奉安明宗三年洪暹白曰璿源殿所奉太祖影幀二十六軸有侍中寫眞太宗世宗世祖亦皆有影幀德宗成宗中宗影幀皆追寫於昇遐之後而成宗影幀初則一軸後因改模至於九軸餘皆稱是委積殿內色褪塵垢萬代之下恐有混淆之弊初本副件或山陵或宗廟或文昭殿北擇地埋瘞便也從之

長寧殿

殿在江華府奉安肅宗御容祀享時日及儀節與永禧殿同正宗丙申英宗御容自萬寧殿移奉

萬寧殿

殿在江華府奉安英宗御容肅宗三十九年初建名曰别殿藏長寧殿輦轝英宗二十一年奉安御容賜今殿號正宗丙申移奉于長寧殿

泰寧殿

英宗御容有二本一本即肅宗所命畫也上即位初大臣言當守御容别定殿閣奉安二十一年始命奉安于泰寧殿一本嗣服後命畫者也同爲奉安

䜭殿

謹按國朝䜭殿得於公私文獻者三十九殿未攷五

殿夫曰文曰武天下後世莫敢有異辭者以其有實德也今夫殿號與廟號一也自文昭以下孝也仁也思也敬也若日月之照臨而謂明象乾道之資始而稱元自宮壼而有嗣徽之慶在家邦而有敉寧之譽蓋莫不隨其實德而各有精義在焉見之者不問而知為我某祖宗某王妃之殿號於以為後嗣王羹墻之慕而愚夫愚婦於戲不忘之思也

魂殿開金

魂殿開金三年內都薛里次知晨昏懸落燈時酒房受出與入直叅奉開門大祥後則內入每日曉頭內

侍請出祭奉殿內奉審後仍留本房至昏則守僕與
書員眼同內入而若值朔望祭享與大祭則初昏不
爲內入仍置本房行祀時守僕奉入祭奉隨後開門
將事後卽爲內入翌朝請出初昏內入如初

肇慶廟

英宗四十七年建肇慶廟先是七道儒生李得復等
上疏請建國朝始祖司空祠廷議不一上曰高勾麗
新羅亦皆有始祖廟禮固有因俗起義者也遣有司
建廟於全州慶基殿北命世孫題祠版稱先公奉于
資政殿日具衮服展拜命大臣宗伯奉至廟安之祭

禮與廟官一依慶基殿例

儲慶宮

儲慶宮在崇禮門內舊名松峴宮享敬惠裕德仁嬪
英宗三十一年始奉安神位遂定謚號曰敬惠宮號
曰儲慶園號曰順康御書題主親告由上竹冊銀印
王世子展拜世子嬪行展拜禮教曰儲慶宮當爲不
祧之位依周禮此後祝文書先妃

毓祥宮

毓祥宮在都城內北享和敬徽德安順綏福淑嬪甲
辰公除後李眞儉請尊私親號上以問李光佐光佐

請就先朝爵號加以大字上曰毋以子貴先儒有言
然孟武伯問孝孔子曰無違私親平日小心謹愼必
安於先朝爵號予以小心謹愼報私親得比於仁嬪
故事不亦可乎光佐請建祀官享增墓道置守戶當
一依仁嬪例上可之仍教曰聞仁興君母靜嬪墓有
神道碑云予亦欲樹神道碑於私親墓而伐石恐煩
民力可令有司孠具價買之也謹按宮廟四時祭享
皆用仲朔而儲慶宮毓祥宮用二分二至不用諸享
祀擇日之禮者用文靖公臣李植禮蓋本於司馬氏

景慕宮

景慕宮在都城内東享莊獻世子英宗四十年立廟初號思悼廟旋命改號垂恩廟正宗丙申上謚冊莊獻陞廟爲宮號景慕陞墓爲園號永祐己酉遷園後改號顯隆

順懷廟

順懷廟在都城内北享順懷世子及恭懷嬪宣祖三十四年上教曰恭懷嬪事予不忍言之因事變國家遑遑尚未立神主順懷世子亦無神主予偶思之淚隨言零其令有司立主

昭顯廟

昭顯廟在都城與順懷廟同廟享昭顯世子及愍懷嬪仁祖二十五年昭顯世子喪畢以神主同奉於順懷廟列坐並享及至肅宗四年埋安順懷神主獨享昭顯

大院君廟

廟在都城內西宣祖二年尊德興君爲大院君夫人鄭氏爲河東府夫人加嗣子河原君鋥一品爵欲以是爵世襲俾奉其祀廷臣以爲不可且曰宗室之祿例限四代舊規不可變也乃命四代後主祀人世襲

都正只以土地臧獲世祀官供四時祭牲定廟主百世不遷之禮宣祖入承大統在府夫人喪中將葬遣官行祭議祝式或云當稱皇伯父李滉私論其不可及議立廟大臣引大典王后考妣祭官給祭需之文欲令官供祭物李滉又私論其不可檢宋史濮秀二王園廟儀制節目官供物差獻官等事抵書奇大升自言前見之誤李滉私議曰入承大統在所必伸崇奉私親恩有所壓當從而屈旁支繼統若孝宣光武晉元之類粗知此義而曠失尚多哀帝安帝桓帝靈帝率皆付先統於慢棄納本生於陵替至宋英宗以

皇兄濮安懿王之子入後仁宗議崇濮王有欲稱皇考者有欲稱親者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大官大國稱皇伯而不名三夫人並封大夫人程頤曰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侄當尊稱濮國大王以為萬世法英宗令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祀朱熹所嘆以為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者此也後孝宗以疎屬秀王之子入繼高宗又謹述斯烈恭惟殿下之於明宗亦猶英宗之於仁宗孝宗之於高宗於德興則猶濮王秀王也據宋朝不易

之典宜稱德府上大君夫人爲大府夫人李珥曰專
心正統固理之正崇奉私親情之至也大院誕育聖
躬而四代之後嗣孫絶祿與濮王世祀之例異矣時
議祭私親大司諫白仁傑以爲繼統之義雖嚴而私
恩不可盡絶令遣祭官以伸私情無不可者上從之
言官駁遞仁傑十年上親祭大院君廟請寢不從李
珥曰主上於大院君之廟親行祀事於禮無違於情
可必至用姪子祭叔父之禮有何不可乎三十五年
有金稽者疏請追崇李恒福議曰此事行之者哀安
桓靈非之者周程張朱事遂寢孝宗九年宋時烈奏

昌嬪廟之五世不祧視祧遷后妃之禮反有加焉宋浚吉曰國家待功臣尚且百世不遷况昌嬪實生德興大院君以啓宣廟聖躬乎從浚吉議肅宗二十一年展拜大院君廟命議南九萬曰人君有問臣之疾臨臣之喪者况醴泉之所源靈芝之所根乎先正臣李珥之言實為所據其在追遠之道亦不當以世代之遠為疑英宗十年展拜

恭嬪追崇議

李恒福曰盡公議嚴而不親私恩切而易溺故古先帝王於本生所後之際常患於擇之不精講之不明

儒臣於此常爲斬截之論以爲公私恩義之大防非欲使時君於本生顧復之恩一切抑遏使不得少伸也誠以不如是則其弊終至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公議經曰禮非從天降從地出人情而已又曰禮時爲大宜次之順次之今若不宜於時不順於情烏得爲禮故私親之議至宋而尤嚴本朝儒臣嘗論此事曰古雖有降私不祭之文然人情極處終是過不得孰此而言於臺諫謹微之説於聖上尊本之孝庶可以恩義備至徐侯鑫斯之繁衍擇而奉祀則政襲封世守之義也且命該官供祭物務極蠲潔以

寓聖上罔極之意此亦宋朝濮秀二王官供物之遺意也此外誕謠小說一切不得使搖奪聖志則何憂乎謹微何慮乎遠圖

濟州風雲雷雨壇

肅宗四十五年牧使鄭東後啓言本島素有風雲雷雨壇千有餘年虔奉享祀壬午撤罷風雲乖戾之患每每發作宜仍舊復設金昌集議濟州即耽羅古國設壇而享似昉於此時唐天寶四載勅風伯雨師幷升中祀仍令諸郡各置一壇准祭社禮此為可據從之

嶽海瀆

嶽南智異山在南原中三角山在都城西松嶽山在開城府北鼻白山在定平○海東海在襄陽南海在羅州西海在豐川○瀆南熊津在公州伽倻津在梁山中漢江在都城南西德津在長湍平壤江在平壤鴨綠江在義州北豆滿江在慶源

名山大川

東雉嶽山在原州南鷄龍山在公州竹嶺在丹陽亐佛山在蔚山主屹山在聞慶錦城山在羅州中木覓山在都城內南西五冠山在長湍牛耳山在海州北

紺嶽山在積城義館嶺在淮陽大川南楊津溟所在
忠州楊津在楊州西長山串在長淵阿斯津松串在
安岳清川江在安州九津溺水在平壤北德津溟所
在淮陽沸流水在永興

國葬進定

明宗二十二年六月上昇遐當以十月葬而日官以
爲不吉進定以九月乃第四月也生員李愈疏論其
渴葬王大妃教曰凡吉凶在於天命日官之言何足
取信定以十月可也李珥曰諸侯五月而葬先王之
之定制也古者未聞擇月也慈殿明燭正理而大臣

不能將順其美反以左說爲重大臣之無見如此時事可知也

靈幄失火

宣祖三十三年懿仁王后發引至因山翌日將下玄宮是夜靈幄失火梓宮幸得移奉提調李廷龜遣郎官馳啓遂先行慰安祭用初卜吉時下玄宮如儀廷龜言今遭大變而冊寶器物幸無損傷請令三司六卿一一審視然後掩壙由是卒事而人無異議李恒福曰因山未定累度改卜議用交河猪峴時當冬月忽暴雨雷電改議楊州獨墻天又雷電風烈及定於

健元陵暄暖如春冰澌土融豈我祖宗在天之靈默佑而致此徵今至十三日尚無寒候異哉

山陵問安

孝宗即位大行大王因山時遣承旨問安於山陵山陵問安無於禮而特行之上以魂殿朝夕問安命議宋時烈曰家禮朝夕哭五禮儀亦有之家禮至小祥乃止五禮儀不言止於何時卒哭條乃有朝夕之間哀至則哭之文此指哭無時之哭非謂朝夕哭之哭則亦未見必止於葬後鄭太和議亦同從之

公主喪停朝市

成宗十三年明淑公主卒禮曹啓公主卒無停朝市例上特命停一日弘文館考出古事宋時長公主卒停五日上曰古亦如此今胡不然命停三日

繐服待差官

宣祖國恤時遼東差官以致弔出來時吳允謙以安州牧使繐服出待差官大怒譯舌交勸脫繐允謙曰喪服不可脫着終不變服差官乘怒前進他邑皆以常服出待朝廷聞之移文列邑以安州爲法時允謙奉大行諱音新王卽位教書來到允謙奉安于客舍先詣其處詳細奉審後行禮

朝京使臣服色議

李恒福曰大臣亦不過一時意見無禮可據但禮所謂入國問俗循其俗之謂也非謂此也既有本國之喪則入上國爲私喪沿途往還只可持私喪安問上國之禮與夫所謂習俗者乎古者列國大夫將喪朝聘者固多矣未聞釋喪而越疆歸國而返喪服者也

巷哭

趙克善曰仁祖壬申六月有漢人李都司者賷咨而至未幾仁穆大妃昇遐都司問曰中國則遇國喪家家戶戶皆自舉哀貴邦未聞有哭聲何也接伴官對

以至尊之喪里巷之哭所不敢也都司哂之

王妃於父母喪望哭

舊例王妃於父母喪無望哭禮孝宗朝禮判李厚源以爲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遂請行之仍爲定例

世子私親喪服制

肅宗二十七年世子私親喪服制議李時白申琓等以爲當依古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之文從之

方喪故實

貞顯王后國恤時李龜禎爲甑山縣令其妻有病思食肉以國恤未卒哭龜禎執不與舊例國恤儒生無

服只白衣冠三年徐敬德遺中廟國恤時曰君父之
喪安可無服乃服齊衰三月仁廟國恤亦如之奇大
升中宗仁宗國恤以童年素食終卒哭錦川君珹當
中廟仁廟國恤與其弟順川君琯斷以古禮行方喪
三年之制李安訥每當國恤必素食至練温陽守趙
克善仁祖國恤歠粥寢苫内外廚撤酒肉南鶴鳴曰
國恤時居憂人成服者趙錫胤以私喪服哭於闕外
者南老星朴長遠以関東伯遣孝廟國恤素食期年
明宗大行李滉引疾南歸人皆疑其去就滉曰昔考
亭以煥章閣待制不待孝宗發引而行義所當去不

得不爾懿仁王后國恤時柳成龍答人書曰舉哀成服當以文書到日爲據而凡無位於朝者皆不敢入班次只變服而已禮之體主於嚴吾以罪廢之人旣不得入班故於聞訃之日往江舍西向哭其改服則當待官府成服後與閭閻之人共爲之而已

國恤私祭

朴世采曰國恤卒哭前私祭退溪栗谷以有官無官爲節者此最爲可据有官者朔望祭當行俗節及時忌墓祭廢無官者朔望祭俗節當行忌墓祭當用一獻禮但時祭不可行蓋雖曰五禮儀廢大中小祀皆

指國家而言然有官者身服衰麻無官者旦見陵廟
廢祭終有所不敢自同於平時故耳

國恤許婚

尹拯曰五禮儀無論貴賤悉於卒哭後許婚恐太無
分別而往在仁祖昇遐也禮曹啓請勿論爵秩高下
皆令禫後許婚則又矯枉過正矣今當略依朱子說
爲之節目士吏以今之校生庶族當之選人以今之
生進學生當之承議郎以今之通德郎以下當之中
大夫以今之通訓當之太中大夫以上則以今之通
政以上當之如此則庶乎適於厚薄隆殺之宜而不

疑於可行矣朴世采曰仁祖朝禮曹啓辭其後別無申飭須行之擧今不必拘也朱子所論民臣嫁娶之說豈不正正堂堂行之無獘而若非朝家變通而行之亦難自下斟酌而刱制愚意只當依古禮儀處之唯其士夫之識禮者量其職秩事理適合於朱子說然後行之則公私兩無所碍矣

國忌

朴世采曰曺南溟每值國諱不聆樂啖肉因考宋朝國忌兩制以上臺諫皆肉食元佑初伊川以肉食爲非議爲素食蓋立朝之人國諱食素固是正當第古

禮臣服君喪卿大夫與士庶自別以此論之其在布衣之士又未知作如何舉措方始正當爾

穆祖以上陵

穆祖以上陵寢世傳在於太白山蘆洞列聖重賞購問不能得仁祖朝朴之英追夢書云知其處崔鳴吉備局回啓本朝仙寢穆翼度桓四祖外皆失其處其說載於李穡所撰太祖先墓記至於太白山蘆洞有穆祖考妣陵之言未知根於何處事在三陟官謄錄東伯李明漢承命往審所上蘆洞圖形不似尋常之塚成宗朝盖已求得此地議于大臣只禁樵牧不為

封植宣廟朝鄭澈請加封植只依成廟故事三陵之民相傳以爲成廟所得非眞蘆洞眞蘆洞實在黃池上而有人偷葬于中云宣祖因三陟府使黃廷疏一番大索己丑庚寅又連歲尋覔疑不敢决

北陵

韻玉曰慶興府赤池坪中有圓峯高三十五步四面沮洳人未通行我穆祖陵在峯上白忠信素知地理乃曰此陵子孫必有興王者文川邑志淑陵在郡東十里貞淑王后之喪自北發引將向智陵中路至一峴靈車自破不可行乃以紙鳶占地而葬寔爲本陵

人皆異之名其峴曰車破嶺北路陵殿志云太祖丁憂在咸興潛邸欲占葬地久未得有僧與弟子行憩于路上指東山而言此有興王之地汝亦知之乎對曰三支中中落短麓似是正穴師曰喻之於人兩手運用右手爲緊右麓是緊穴也太祖家僮窃聽奔告太祖促馬追及于咸關嶺底占得其地寔爲定陵其師僧懶翁弟子無學也

陵寢神道碑

端宗即位初將竪碑顯陵議者以爲自古人君行事之迹備載國史不必如士大夫之立神道碑請罷從

之初健元陵獻陵英陵皆有碑及英陵之遷埋碑不用陵寢不立碑自顯陵始

昭陵遷祔

中宗八年顯德王后將復位後命開舊昭陵遷祔顯陵之左去昭陵舊號合稱顯陵遷陵都監提調宋軼等啓昨日卯時啓陵内外梓宮衾衣紋完全改用新梓宮只用法衣補空新陵在大王陵左岡相去不遠只隔松杉下玄宮後兩間松木數株無端立枯提調張順孫命役夫斫去正開其薮人皆異之又啓陵日白日大雨俄頃而止

王妃拜陵

宣祖卽位初大妃欲行拜陵禮李浚慶啓國朝典禮無王妃拜陵之文東晉時有皇后拜陵之事蓋以皇帝幼冲之故當時猶以為非禮我朝拜陵之事皆因一時之情為此過舉今若從前日之非則今以後遂成古事開萬世無窮之敝如魏胡后之拜恭山唐武后之為亞獻將無所不至其為貽斃實難形容洪暹啓后妃拜陵紊内外之分違祖宗之訓牽情違禮之甚者亦可謂之仁乎哉我朝先后間有謁陵之舉當時大臣争之不力哭初喪聖人猶不許下堂而哭堂

陛尚不許下况出宫門乎宫門猶難輕出况郊闉乎况山野乎始誤於丁卯再誤於己巳二之爲甚其可三乎

山陵議

李恒福曰山家之說本非古經而後世因之無敢斥棄故我先王著爲定制於禮曹則專以四書五經取士凡老莊楊墨申韓釋氏之敎黜而不行於星局則取五行星曜等書而凡風角符水之說黜而不行於山家則取十九方書而凡旁門小說黜而不行昭載大典行之已久今不知五音之說又何所據欻得見

所謂龜龍集草謄斷簡其眞淳風所著未可知也唐世方技之士推一行袁天綱李淳風爲首而術家宗之獨淳風所論皆出鈔運史官宋祁以爲事涉神怪今無稽之言得於難信之書再改已定之地愚意諸不在十九書之科皆絶其道勿使雜進以亂大議堅定不動以畢大事可也

守陵官

李睟光類說曰祖宗朝守陵官或以武官差定中世以來非文官不得爲且在前必以從二品中無老親者爲之宣祖大王之喪具義剛爲守陵官而臺論請

遞以親功臣除授故朴東亮以正二品代之未朞歲遭母喪許令奔喪成服卽還齋所李恒福曰此事必無前例又無成法難以臆意斷定嘗見古禮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歸殯反于君所君旣殯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此孔子之論也然古今異宜今之臣僚無常在公宮之節又無不敢私服之禮且旣受命守陵事體又別未知如何而得禮之中也第以私意妄以忖度以叩心雀躍之私慟其於朝夕展掃之公禮必未專誠若誠未專精而抑而行之是禮爲虛行似難仍在齋所

國陵火變

仁祖二年智陵莎臺火上變服避殿撤膳百官淺淡服三日復初送香祝行慰安祭遣承旨奉審

元宗靈轝

仁祖五年元宗靈轝自楊州遷奉金浦路由京城朝議以爲私親之喪不可穿過都城欲由東門外作路而路險山狹欲發民治路崔鳴吉曰鑿山開路應費數萬役丁民怨必多大院君雖未踐位乃君之父也避都城而從間路推理有違其議乃止時議又以經過宗廟爲嫌欲於入城後別從他路李貴曰士大夫

喪柩皆從大路未聞以宗廟爲嫌獨於大院君之喪
避大路取斜徑此何禮也且殿下親奉靈轝入城而
殿下由大路靈轝由斜徑殿下之心豈得安乎竟由
大路而行

穆陵遷奉

仁祖八年遷穆陵初穆陵在健元陵西崗原州牧使
沈命世上疏言穆陵地不吉且有水氣命議遷下咸
曰健元陵菁二岡實先王之所偏意而戊申特以年
月不利不克用今不可含此他就遂奉遷及破舊陵
少無水氣衆議釋憒

寧陵改號

顯宗朝教曰陵號冀寧字於予心未洽更議以定賓廳以寧陵改議教曰寧字未知何義耶宋時烈以爲人盡天地之理以終則其生也順其没也寧張橫渠西銘極言舜禹曾子之事而終之以没吾寧也朱子自卜壽藏而名以順寧明道銘邵子之墓亦曰爲寧一宮矣

遷陵服制議

宋浚吉議曰請循儀禮及朱子說以冠絰衰裳成服制而別制視事服以仕進爲當云則聖上不以爲不

可其時外議以為古禮及朱子說當行於今日矣廷
議不一竟循前例識者恨之今因緬禮當依禮文以
細布熟麻制緦麻服以陪廞衛及祭祀而別以素團
領烏紗帽烏角帶視事則似合於為君父致哀之義
而亦為因復古禮之漸矣

思陵復陵

肅宗二十四年復端宗大王莊陵定順王后思陵思
陵摠理使崔錫鼎言思陵本海平府院君鄭眉壽家
山眉壽即文宗外孫故王后在世時託其後嗣於眉
壽仍為奉祀陵所青龍邊墳墓皆是眉壽子孫白虎

數塚亦爲鄭家族屬云雖非血孫旣屬後事又托體
皈於其山則恩義情理之重不以幽明而有間今若
以封陵之故有所遷動毁夷則求之神道亦不安於
冥冥之中齊陵内舊塚旣不掘移貞陵内翁主墓亦
爲仍存鄭家諸塚似有參酌善處之道矣

陵寢表石

景宗朝金民澤疏請立表石李健命啓曰自國朝以
來各陵寢皆無表石癸丑寧陵遷葬時宋時烈陳達
請立而各陵寢亦請並建其時寧陵則先立表石各
陵寢未及擧行矣新陵表石當依寧陵表石制樣此

後各陵表石亦當次第爲之金昌集曰表石制樣之過大未必有益於傳久之道明陵石物大行大王特命遵依厚陵制度則今雖减於寧陵亦非過小請新陵立石後崇陵翼陵建續建立各陵則漸次舉行從之

國陵封標之地

英宗二十三年國陵封標之地未葬者禁葬已葬者遷移而士大夫已葬者勿論至是承旨奏封標八十士大夫犯葬已三十國祚綿遠將不知爲幾百代則八十猶少況五十乎士大夫犯葬遷移便也上曰漢

光武自言安知踰年而享國長久秦始必欲傳之萬世而二世遂亡國祚修短唯在保民豈名山衆寡之云乎誠使盡用五十亦已多矣何必廣其封標害及白骨也

陵幸戎服

舊例拜陵時從官用戎服中宗十四年趙光祖啓請用公服從之李恒福曰往在辛巳臣以史官從幸行獻陵時拜陵畢目睇視而詳記小輿至紅門外侍衛諸臣皆止門外上獨與承旨史官及內官司謁步進丁字閣行禮訖及奉審陵上六承旨左右史官及內

官司謁各一人司僕一人着紺單衣持紺紬陽傘而
上上以烏犀帶四拜黲布團領栗色淡南羅褡襬行
事及亂後還都宣祖大王即謁健元陵禮節如上儀
只無紺衣司僕及紺紬陽傘耳頃年穆陵之行始見
衛士俱入紅門內在班平時舊臣等怪問其由該曹
吏諉言事目如此至成陵健元陵之行率遵近例臣
之愚言以為列聖安靈之所為廟一王藏魄之處為
陵饗祀雖專於宗廟致敬無間於陵寢宗廟神門之
內陵寢紅門之內俱謂之神庭帝王在廟門外則有
君主之尊在廟門內則有臣子之禮故凡神庭之內

不敢備物儀章入陳豈獨於寢園紅門之內得以衛身之戈甲入陳乎此臣議所以侍衛將士止於神門外者也

園墓

仁祖元年封定遠大院君墓為興慶園連珠夫人墓為毓慶園後同稱興慶追崇後進號章陵申欽曰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而設寢殿於墓側漢因秦制諸陵皆置寢殿起居衣服如常人之具謂之寢園自太上皇以下高惠文景代各有之園者陵之異名古人文字有園寢園陵之語通天子諸侯言之非陵之下

墓之上別著一園字為陞降之節而謂之陵謂之園也戾悼二園亦皆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爲其寢殿所在與其諡稱戾悼二字合而名之曰戾園悼園似非特設殊稱如壽陵長陵之謂也園之稱盛於漢而唐宋以下寢少元明以後又罕有之我朝絶無以園稱者今若改墓稱園則事係創始不可審慎處

永祐園還奉

正宗十三年遷永祐園改奉顯隆園于水原錦城尉朴明源疏言永祐園所奉處淺露單薄終非萬年久奉之地而水原邑治自古以大地云云趁此遷奉爲

便上覽之驚痛命大臣禮官與明源韋相地人看審後即定還園禮改號顯隆園上以緇服親臨行禮百官從上服衰用辛亥長陵還奉儀

孝宗拜昭顯墓

孝宗八年上拜昭顯世子墓閔鼎重劄曰聖駕拜謁孝陵又將親臨昭顯世子墓所臣等謹按漢史章帝巡狩至東平親幸獻王陵祀以太牢親拜祀坐哭盡哀夫獻王之於章帝以親則諸父也以分則臣子也章帝以天子之尊拜諸侯之墓用家人之禮而後之君子不以為失今殿下至於昭顯以親則兄也以分

則非臣之比也又殿下之在潛邸曾有尊事之義則諸父與兄所敬同也天子之於諸侯當宁之於先朝世子其分似異章帝既拜於獻王則殿下之拜於昭顯似非過禮宜親祀酌酌以伸至情仍行再拜禮屈臣用平日所事之禮然後方合於情文也

世子及嬪墓祭

肅宗四十五年始命世子及嬪墓獻官差送朝官李頤命曰本朝世子諸喪三年之內其禮纔降陵殿一等祥禫之後但使內官行廟墓之祭此與章年早卒大君之祀于壽進宮者無異生膺儲貳之尊祭視公

子之殤喪祭異禮等威無別而伏見禮官所稟者昭顯之喪用順懷之例至今遵行無他掌故之可据云順懷時必取倣德宗大王昇遐時所定者係是累朝已行之禮今議變改有非在下所敢擅斷

捲草

宮中誕兒有捲草之禮誕生之日綢藁索懸于門扉上命大臣多子無災者三日齋于昭格殿設醮尚衣院供五色綵段男則襆頭袍笏烏靴金帶女則釵髻背子鞋履等物進于老君前獻官捲藁索貯漆函以紅袱裹之授內資寺正正奉納于庫內若女則內贍

王世子冠禮

仁祖元年行王世子冠禮先是禮判李廷龜啓曰元子冠禮當在冊禮之前受冊之後卽有入學謁廟等禮未冠而行禮節次妨碍自古帝王雖十歲前亦行冠冊之禮漢文卽位之初景帝年甫十歲而有司建請冊禮我朝仁廟八歲行冠禮魯襄公在晉亡侯問其年曰十二晉侯曰十二年一星終矣可以冠矣遂冠於成公之廟今世子年已十二冠禮何待來年乎至是又啓曰王世子冠禮時當用王世子儀仗及宮

僚陪侍之禮而冠禮在先册禮在後未受册之前先
用此儀仗似為未安云雖未及受册成命已下名號
既定冠禮時先用儀仗宮僚似無所妨從之鄭經世
書春宮冠禮圖後曰乙丑月日世子冠禮禮官前期
以儀注入啓蓋謄五禮儀也節目甚繁而頭緒錯雜
難於整理世子問於臣臣遂分為十七節逐節作圖
以便考閱宮官精寫一件以進及日拜起周旋動皆
合禮觀者嘖嘖此固由於英明夙達而圖亦不為無
助世子時年十四歲云顯宗十一年行王世子冠禮
出房冠服改以元子時童髻玉簪草綠道袍黑靴子

出座以五禮儀云是日世子以時服出時服者袞龍袍翼善冠卽初加之服旣以時服出座則初加無所施故改之

延礽君冠禮

肅宗二十九年命定行延礽君冠禮于瑤華堂賓以正二品贊以從二品差出視世子冠禮減一等禮曹撰定節目而以事無前例依倣世子冠禮有所差等旣而禮曹以節目就議大臣徐文重曰親王冠禮詳載集禮會典而五禮儀則闕焉該曹旣無謄錄之可據則事是刱行所宜詳量禮法明白定式而行禮處

所定于瑶華堂臣以為未安李翕曰皇朝會典皇太子冠禮行於奉天殿親王冠禮洪武定行王邸成化更定於奉天門前東廡今王世子冠禮行於大内別堂臣愚以為未安也以大臣之意如此處所定於通化門内之東月廊賓以從二品贊以從三品差出禮曹又略改節目以啓春官録禮書啓辭請初加烏紗帽黑圓領再加幞頭三加梁冠朝服

王世孫冠禮

英宗三十七年行王世孫冠禮命史官考太白山實録而列朝俱無此禮遂以五禮儀世子冠儀斟酌行

之

王孫冠禮

英宗四十一年王孫冠禮時賓堂上正三品贊司藝主人宗臣堂上正三品主人贊冠宗簿直長雜物及三加章服自內為之凡執事中官為之凡儀節一依士大夫冠禮已而教曰更以思之他宗班即付職之前雖付職初授不過堂下故三加服色從士可也而王孫事體異焉亦與王子冠禮當差等遂更定服色以下初加初則黑笠青袍改以笠子道袍紅帶再加初則軟巾襴衫改以幞頭公服三加烏帽黑團領金

帶處所則初以重光院磨鍊改以典設司

婚禮

世宗十六年教曰婚禮三綱之本正始之道故聖人重大婚之禮制爲親迎之儀而本國風俗男歸女第其來已久不可猝變今王子王女婚姻一從古禮以爲民先

監察閤氏

光廟以首陽大君在潛邸吉禮未定初以貞熹王后之兄議婚監察閤氏至其家主夫人奉處女而與之對坐貞熹王后年尚幼短衣童髮隱於主夫人之後

閻氏曰是阿只氣像不凡頗見之嘉嘆不已入闕啓之遂與定禮世稱閻氏知人之鑑

中宗擇后

中宗十年壼位未定淑儀朴氏寵冠後宮欲援章敬之例自陞中位上欲從之而不知大臣之意令懇辭求之鄭光弼獨奮然不許曰正位當求淑德名門不可以側微陞遂以眞西山大學衍義齊家之要范祖禹擇后事進諫朴氏之意遂沮上意亦定於納新妃士林相語曰光弼此舉雖宋韓富無以過也

親迎冕服

中宗十二年文定王后嘉禮時上命招政府六曹教曰昔魯哀公問冕以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今雖勢異於古正禮豈可廢也行親迎之禮以示臣民重配匹之意何如鄭光弼等曰自祖宗朝無親迎之禮臣謂依五禮儀行之上曰予見五禮儀他節目詳備而獨於親迎闕焉予意以為正禮當自上行之然後下必效焉李耔等啓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館所故有親迎授綏之禮胡寧曰天子太上無敵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

廟繼萬世之重者也其禮使同姓諸侯主之其詞命
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之京師舍而止
然後天子親迎以入按冠婚禮惟有士禮而無天子
諸侯之禮朱子曰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
妻家就近設一處却就彼往迎婦歸館成禮國家五
禮儀只有王世子親迎之禮於納妃闕之者乃以擇
妃不得出他國亦用太上無敵於天下之例也但親
至妃家以迎則未安先定館所親出以迎似合於禮
柳詢議我國無隣國與婚故五禮儀闕其禮也宜親
迎於館所從其議教曰自今以後定爲恒規謄錄五

禮儀注使後世遵行李耔啓奠鴈奉迎等禮已行於
王妃家上則只迎於館所以入從之

駙馬單子

宣祖二十二年以駙馬揀擇單子傳曰國家取人之規至狹至於婚嫁之際姓字雖同或有非出於同貫者安可並諉以同姓而不取之乎今者駙馬單子中無姓李字若非同貫則取之何妨禮曹啓曰我國之人姓氏所自出頗不能明或有初為一姓而後乃因其移居之地遂為某地某氏或有初未有顯名者而中間托為某地某氏之族我朝國婚之時未聞有此

等事取考謄錄亦無可據傳曰觀士大夫家則未有嫓此而獨於國婚則有如此襍說是何道理况世宗朝有李淑儀者則是我朝亦嘗有是事也世宗聖人也聖人之事後世子孫當取以則之况此事雖無古例自我作古可也柳成龍議婚姻之際勿論姓氏之出於一貫而通自古今不相結親者蓋出於遠嫓也國之取同姓者惟唐末李茂貞之子繼嚴一人而茂貞本姓宋因其有功賜以國姓初非李也後世猶以爲譏况漢主劉聰欲納宮人劉氏爲妃其臣擧先聖之訓反覆告誡此乃明證

處女单子

李墍雜記曰祖宗朝惟王妃及東宮嬪則收取士大夫處女年歲单子入闕選擇此外或令尚宮或令監察就其閭閻本家擇而議定至宣廟朝皆收单子詣闕擇定

擇妃嬪

宋時烈己丑封事曰古人惡豔妻戒盛色者至矣我朝於選擇妃嬪之時悉聚士大夫處女於內庭納其姿色之尤者此與諸侯不漁色之道大相戾而適所以基豔妻盛色之禍矣選擇之意旣乖於初則禮法

之謹難責於後矣宮闈之不正實始於此我春宮年歲漸長數年之後當議六禮伏乞預講世族女德一用議婚之禮而革去親揀之規以正家法幸甚又按先儒以爲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而無再娶之法者蓋人君多宛於欲故欲其一時齊老而防淫泆也非但家法之要義亦是養性命之道也

儀賓不被選

宣廟朝嘗選儀賓曰屬趙啓遠曰此兒如鶴立雞群真國器當作他日宰相可也爲主擇配何必此兒遂不被選

還收駙馬爵號

顯宗十四年明善公主三揀擇後喪出上命仍存駙馬孟萬澤爵號又令入見喪事金壽興議曰既已推擇嘉禮廳亦爲排設此正禮所謂告期而未成婚者婿爲齊衰服而吊之既葬而除之者也帝王家禮節與士大夫家不同爵號仍存雖出於有所不忍而前頭難處不止一二從之肅宗七年東平尉鄭載崙以主沒子夭上疏援班城尉姜子順河城尉鄭顯祖例乞再娶且引先朝欲存孟萬澤尉號而使之娶妻之意而以爲儀賓再娶之證上答曰先王下教及姜

鄭兩人之事亦足爲再娶之明證特許後娶之請俾
續已絶之嗣司憲府啓言其不可遂寢其命仍命定
儀賓毋得再娶之法

世子嬪朝見禮

英宗二十年王世子行親迎禮翌日大殿中殿同侍
大妃殿受世子嬪朝見嬪進腶於大妃殿大妃行醴
婦禮禮判閔應洙啓朝見禮領相金在魯以爲以統
於尊之意言之大妃殿既行醴婦之儀則一日不可
再行中宮殿似不當爲之云右議政趙顯命則以爲
大妃殿雖以義起行而廢中宮殿應行之節未安云

蓋親迎時醴女于房中父母分東西坐朝見禮時舅
姑亦分東西坐設嬪席於王妃座之東北南向此可
見斯禮也父母舅姑主之朝見之禮舅姑爲重則此
禮之關於中宮殿事涉欠缺命從領相議

清衍郡主吉禮

英宗三十七年清衍郡主吉禮時教曰昔公父文伯
之母季康子之叔母也康子往焉闖門而與之語皆
不踰閾孔聖稱之此後王姬與王孫姬下嫁時舅家
之親新婦禮時只三四寸許見常時止於五寸以示
予重王姬之尊嚴內外之分

大妃

太宗封崇定宗爲上王后曰大妃世宗封崇太宗爲上王后曰大妃世祖封崇端宗爲太上王后曰大妃睿宗封崇貞熹王后爲大妃

世子嬪冊命

世宗十九年上御勤政殿封良媛權氏爲王世子嬪前此冊封教命皆書以紙至是始依中國之制織用五色絲餙以黃金軸篆織教命二字於始面次書曰教旨權氏爲王世子嬪者

尊崇母妃

仁祖二年尊王大妃爲大王大妃時大臣禮官等言自古以子承統則母后稱王大妃以孫承統而大妃在祖母行則稱大王大妃漢上官皇后於宣帝時宋宣仁皇后之於哲宗時皆稱太皇太后我朝貞熹王后至成宗時亦稱大王大妃上命如其言

請講大學衍義定國本卷

明宗二十年上不豫時順懷世子卒國本未定人心危懼領相李浚慶請豫定國本尚未蒙允及上疾篤浚慶承内殿旨命將扈衛于宣廟潛邸明廟不知也疾間開宴浚慶頓首曰玉候違豫皆以國本爲憂臣

待罪大臣不得不爲宗社計上色不悅曰予病豈至於斯而大臣預爲此事歟閔箕自求爲特進官入侍自袖中出大學衍義定國本卷進之曰大臣謀國豈顧身計古今亂亡恒由儲嗣不定若觀此書則聖人當自知之明廟諦視色始康曰首相以身殉國可謂社稷臣矣仍命經筵講大學衍義賜閔箕豹皮衍義進講自此始

鳳林冊禮

仁祖二十三年上以昭顯卒元孫年幼問鳳林麟坪兩大君可否金瑬曰此非臣等之所敢定然德均以

年古之道也洪瑞鳳曰大君與士大夫無相接之事何以知其賢否乎上曰以鳳林大君為世子遂行冊禮

王世孫冊禮服色

仁祖二十七年顯廟以王世孫行冊禮時冠服以雙童髻黑色衮龍袍翼善冠五章冕服行禮

肅宗冊禮

顯宗八年行王世子冊禮金澄曰元子今年始六歲將行冊禮議臣言冠而後冊禮可舉上問元子幼冲不任戴冠先行冊禮待時而冠何如羣臣無有能推

明禮義舉故實以對者惜也昔成王十三歲即位明年夏始冠夫未冠而爲王尚無不可未冠而爲世子何害於禮乎漢之惠帝十七即位後四年冠昭帝八歲即位後十一年始冠順帝十一歲即位後四年始冠晉穆帝二歲即位後九年始冠成帝五歲即位後十年始冠唐宋以來未冠而爲帝爲太子者指不勝屈不以未冠即位爲嫌況可嫌未冠而行冊禮者乎太子國本也所以係天下之望絶覬覦之心故古之帝王莫不汲汲於斯雖在髫年弱歲必先定其位號未冠者不得爲太子未之前聞也夫冠者所以責成

人之道也強加之於幼冲之身可乎

冊妃親傳誥命

仁顯王后冊封客使依內藩例欲親傳諸議以中官宮人爲傳受之階金構上疏曰雷客使急走一个據理陳請又命裊示譯官以杜後弊客使不敢復言

延礽君封世弟

禮書考祖宗故事則定宗冊太宗爲世子豈帝王家以繼序爲重而然耶抑其時太祖方在上王位至尊所壓無嫌於世子之稱而然耶歷代皆封爲太弟今此名號以世弟爲定似宜金昌集李健命以爲李彥

迪當仁宗違豫之日明宗方為大君而有封為世弟
之儀今此位號似當定為王世弟從之

